

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故事林杂志社

编

香浓的 齐花酒

——海峡两岸故事集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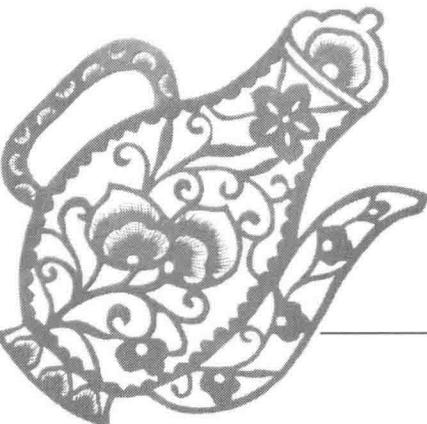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Hai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香浓的 桂花酒

——海峡两岸故事集 3



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故事林杂志社 编

策划：罗训涌 汪梅田
主编：林世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浓的桂花酒:海峡两岸故事集.3/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,故事林杂志社编.一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15.3

ISBN 978-7-5550-0339-7

I. ①隔… II. ①福…②故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48787 号

香浓的桂花酒

——海峡两岸故事集 3

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故事林杂志社

责任编辑 莫茜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350011

厂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440 千字

印 张 29.75
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339-7

定 价 6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序

陈毅达

闽台两地同根同源，一脉相承，现今台湾汉族同胞中祖籍福建的就占了八成多。然而，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，闽台两岸被无情的海峡刻下了一道苦涩的伤痕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浅浅的海峡默默淌涌着两岸同胞的无尽乡愁。一湾海峡，几多故事。

随着时代的前进，两岸关系跨入了大交流、大合作、大发展的新阶段，逐渐成为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，那一湾海峡，过去载动的是乡愁，现在已然展示了更多的希望。

从几十年的隔绝对峙，到如今的走向日益密切的交流融合，这段独特、曲折、复杂的历史过程，为文艺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，自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文艺创作宝库。由此，一大批描写两岸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断涌现，并通过日益开放的通道相互传播。故事创作自然也活跃其中，一批潜心创作出的反映两岸题材的作品，纷纷出现，成为了故事作品园地中的一棵奇葩，大放异彩，深受故事读者欢迎。

《故事林》杂志是福建省文联的下属刊物，为福建省一级期刊，被评为福建省十佳期刊、华东地区十佳期刊、中文期刊网络传播国内排行

四连冠第四名，是海峡两岸的一家重要故事刊物。因应区域特点和地方优势，从八十年代两岸交流开端起，就设立了“海峡两岸故事”栏目，到今已三十多年，是全国故事类期刊中唯一反映炎黄子孙血脉相连、两岸同胞骨肉情深的新故事栏目，该栏目经多年精心打造，已成为了《故事林》杂志的品牌栏目。2010年，《故事林》杂志社从创刊以来发表的众多的海峡两岸故事中撷取精华，编辑出版了《60年后的握手——海峡两岸故事集1》。该书出版后受到众多读者的青睐和社会各界的好评，入选2012年福建省“好书大家读”全民阅读活动百种优秀图书，并作为赠送台湾中小学的图书。2013年，《故事林》杂志社又精心编辑出版了《隔不断的情缘——海峡两岸故事2》，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。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，2014年，《故事林》杂志社再度遴选“海峡两岸故事”栏目中的新创优秀作品，编辑了《香浓的桂花酒——海峡两岸故事集3》。

《香浓的桂花酒——海峡两岸故事集3》，共收录了五十七篇反映两岸民众悲欢离合、恩怨情仇、渴望团圆、共建家园的故事，这些故事聚焦于普通人的人情、人性，情真意切，令人回想起那个疏隔与对峙历史年代发生的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，深切感受历尽劫波泯恩仇、同胞团圆创未来的美好情怀，充满了对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、两岸人民携手增进的良好愿望，让人在跌宕起伏中看到人世的眼泪和笑容，在峰回路转里体会历史的疼痛与欢欣。此书的出版，必将再一次扣动两岸同胞的心弦，加深彼此的手足之情。

海上映明月，涛声传新音。愿两岸同胞携手同心，形成中华民族的合力，早日实现伟大复兴。

本文作者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

目 录

001	还愿	潘毓祥
009	来自台北的姑妈	何沛忠
014	百蛇胆	扬 沙
025	沉痛的遗言	汤 雄
034	瘸老汉和大头娃	冯启放
042	王大柱台湾探父	赵立波
047	难认的大哥	关义军
058	正宗老婆饼	戴荣芳
069	九节烟杆牵姻缘	萧吉州
080	失踪的儿子	汤 雄
092	一宫两妈祖	林贵福
102	蝶影惊魂	徐凤清
115	特殊暗语	陈卫平
123	良心不可污染	周荣初
132	多亏你坏我	白 琅
137	绝密遗产	庄小燕

144	为了圆母亲的梦	刘金泉
156	三桩心事	黄朝忠
164	天使照片	黄华明
168	虎凤蝶标本	剑 飞
178	大鹰山寻宝	徐凤清
188	临终遗愿	刘金泉
193	古币情仇	黄西华
205	杜鹃之歌	沙 伦
221	白头花烛	彭霖山
225	香浓的桂花酒	萧吉州
233	荧屏会亲	庄小燕
238	魂牵梦萦生死恨	彭霖山
256	一点遗憾	孙秀利
262	第三次握手	单晓华
268	梦圆司姑庵	张国华
273	承诺	陈 默
278	漫漫寻母路	陈志荣
285	最后一根弦	张 森
296	真爱的见证	张圣东
302	心有千千结	金 刀
310	迟到的婚礼	左春红
317	特殊的合同	杨 友
321	画像	何洪金
324	八仙紫金钵	梁贤之
330	大陆晚娘	徐 宁
338	爱的追寻	郑敬平
346	连心锁	刘秋兴
353	义子为大	白 琅
359	女台商和总经理	张国华

365	爱恨情仇	瘦 马 武军英
376	画痴	何德铭
382	好好活着	冯启放
391	最后的回归	张圣东
397	老屋惊魂	白 琅
405	情义无价	徐凤清
413	真情假意	林树荣
424	玉坠	黄福刚
433	绣球难抛	张祖荣
446	爱恨悠悠	张圣东
453	地下婚恋	汤 雄
459	我和厂长女儿是同学	杨志科

还 愿

文/潘毓祥

周坤示意天保从牛皮包夹层里，取出一张银行卡，“这张卡里有八十万元存款，是我全部的积蓄。我漂泊半生，省吃俭用，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要亲眼看见炸毁的大桥重新修建起来，一是对宗汉兄弟有个交代，二来也是向牛牯岽的乡亲赎罪”。

·
还
愿

野猪坑的台湾老兵周坤要回乡定居了，这对周天保一家来说，可是件天大的喜事。

周坤在野猪坑是有名的血性男儿。1949年，国民党从大陆溃退，“有枪便是草头王”，谁能招募到足够的兵员，谁就是部队的长官。于是，周坤很快就成了“国军”的连长，带着一伙家乡子弟兵撤退到了台湾。从此，几十年杳无音讯。周天保是周坤的亲侄子，也是他在大陆唯

一的亲人，如今马上就要骨肉团聚，周天保岂能不高兴？

野猪坑是个旱死蛤蟆饿死跳蚤的穷山村。周天保一家挤在一间祖上留下的百年老屋里，虽说解决了温饱，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的。周坤海外闯荡几十年，无儿无女，即便不是身家百万，至少也是小有积蓄。亲叔叔回乡定居，自然给天保窘迫的家境带来一线希望。那天一大早，天保便带着老婆孩子，一家人几乎倾巢出动，乐颠颠地到县城迎接周坤。

天保拖儿带女赶到县城，在一家普通宾馆里，凭着照片认出了叔父：两鬓斑白，乡音未改，穿一件咖啡色的夹克衫，就像城里某机关守大门的一位普通老头。他的所有“家当”，只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小行李箱和一只牛皮小包。吃罢中午饭，已是日头偏西，天保的孙子牛牛从未到过县城，很想在宾馆里住上一夜，开开“洋荤”，可太爷爷周坤却说：“城里宾馆哪有自己家舒服？还是趁早回去吧！”这也难怪，离乡背井几十年，谁不想尽快见到魂牵梦萦的家乡？见叔叔思乡心切，天保只好提起行李箱，带着周坤直奔车站。牛牛刚想帮太爷爷拿过牛皮包，不料周坤急忙一把夺过，斜挂在自己腰间。天保狠狠瞪了牛牛一眼，训斥道：“大人的东西不要随便乱动，真不懂事！”周坤尴尬地连声说：“也没什么贵重东西，很轻的！自己来，自己来！”到车站一看，不巧，回镇里的末班车刚刚开走。这时，正好遇上一辆装肥料回镇里的农用车，司机也是野猪坑人，听说周坤从台湾回来，大度地说：“您老要是不嫌弃，我免费送您到家里！”“就这车？”天保犹豫了一下，“叔叔呀，您老可是几十年没回乡，怎么说也得包个‘的士’回去，显得风光风光不是？”“本乡本土的，摆什么阔气哟！省下的，还不都是自己的钱？”就这样，一家人坐辆破农用车，“嘟嘟嘟嘟”地回到了村里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左邻右舍纷纷前来凑个热闹。天保杀鸡宰鹅，祭宗拜祖，一直忙到半夜。客人散去了，周坤这才把天保叫到跟前，从牛皮小包里取出一沓钞票，说：“天保呀，叔叔在外漂泊半生，也没很多积蓄，这三千元钱，你拿去，给家里人添置几件衣服，买点生活必需品。”天保吸了口冷气，心里暗想：那些从台湾回来的，哪个不是送彩电冰箱金项链？虽说叔叔只是个退伍老兵，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！老叔

呀老叔，我可是你的亲侄子哩！你离乡背井几十年，我和老爸替你尽孝道，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，四时祭祀，没有功劳有苦劳，咳，三千元钱，亏你拿得出手！天保鼓起勇气，试探着说：“叔呀，托共产党的福，这些年倒也吃穿不愁，只是家里这几间破房子……”“先对付一段时间，以后再想办法吧！”“家里的情形，你也看到了，多一张桌子都没地方放，总不能让您老打地铺睡吧？”“要不，先在正房边上搭一间平房，我反正单身一人，能放下一张床也就行了。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互相有个照应，日子即便苦点，我心里也甜呐！”话说到这份上，天保还能说什么？只好叹了口气，看着周坤把牛皮包压在枕头底下。天保心里说：没想到，叔叔竟是个把铜钱看得比门板还大的“铁公鸡”。

二

第二天一早，周坤让天保带着他，在村子里到处游转。当来到村后的野猪坑坑口时，周坤遥望对岸的牛牯岽，久久伫立着，就像一尊凝固的雕像。难忘的往事如惊涛拍岸，撞击着他心头……

野猪坑和牛牯岽山水相邻，一道深达三四层楼高的天然沟壑，把两村隔在了两边，沟东头住的，大多姓吴；沟西住的，几乎都姓周。沟壑上有座古老的石拱桥，成了吴姓人进城、赶圩的唯一通道；拱桥边上是一条麻石水渠，牛牯岽上的清清山泉，从渠中潺潺流过，灌溉着野猪坑千顷良田。然而，民国三十八年，由山林权属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宗族械斗，双方互有伤亡，使两姓人形同水火，势不两立。

吴姓的领头人吴宗权、吴宗汉两兄弟，振臂一挥，把流向野猪坑的水路断了，野猪坑千亩良田，一片焦枯。年方二十出头的周坤，一怒之下，领着几位后生把吴宗权一枪撂倒，随即把石拱桥炸了，为周姓人出了口恶气。吴宗权临死之际留下遗嘱：血海深仇，子孙铭记。同时，叮嘱家人把他埋葬在牛牯岽高山之巅，他要亲眼看见周坤一家断子绝孙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为了避祸，周坤拉起一支队伍，远走他乡。从此，牛牯岽人进城要多绕二十多里山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两村分属两个不同的乡，由于交通原因，更是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望着眼前残败的石桥墩，当年血腥械斗的场景历历在目，周坤心里不由一阵阵战栗。他轻声问道：“吴宗权后人怎么样了？日子过得还好吗？”“听说他孙子当了村支书，生活嘛，有这几座大山挡路，能好到哪里去？哼，这叫人作孽，天报应！”“罪过呀罪过！”周坤声音有些哽咽。可天保并没有理会周坤话里的意思，依然眉飞色舞地说：“叔呀，我和村里几个长辈商量过，准备到祖坟前搞个隆重的‘猪羊祭’，让吴姓人瞧瞧，也为周家列祖列宗长脸！”“什么？‘猪羊祭’？你真的相信阴间有鬼魂？何必花这种冤枉钱往伤口上再撒一把盐？”“人家都说你是条硬铮铮的铁汉子，别忘了当年吴宗权临死前是怎么说的！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，这能花你几个钱？”“你不懂，你不懂啊！”周坤摇了摇头，把挂在腰间的牛皮小包拿在手中拍了拍，轻声地说：“你知道这些年，我在台湾是怎么走过来的吗？”接着，周坤就讲起了在台湾那痛苦而难忘的往昔。

周坤到台湾后，随着所在部队的裁撤，很快退伍了。那时节，流落台北街头的退伍老兵多如牛毛，处境十分艰难。周坤只好摆了个本小利薄的夜宵摊，维持生计。台北天气炎热，他用薯粉加上一种叫“仙人草”的药草，在沸水中熬制，冷却后即成糕状，再配以辣椒、葱、姜等调料，这种叫“仙人冻”的小吃既清凉解毒，又嫩滑爽口，深受市民欢迎，一些同乡老兵更是常来光顾。后来，他又根据顾客的口味，不断改进，在“仙人冻”中加入一些香料，风味更加独特，因此生意颇为红火。渐渐有了些积蓄后，他开了一个大排档，专营“仙人冻”，同时请了当地一个叫阿秀的姑娘帮忙料理。两人配合默契，日久生情，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

谁料想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这时，周坤的大排档突遇一场飞来横祸，有数十名顾客吃了“仙人冻”后又拉又吐，腹泻不止，随之而来的是顾客索赔，店被查封。大排档本来就是小本生意，哪经得起这一折腾？周坤很快就陷入倾家荡产的绝境，阿秀也离他而去。欲哭无泪的周坤百思不得其解，他深知餐饮行业最怕出卫生安全事故，所以制作过程中，对卫生要求十分严格，几乎是无懈可击，可为什么还会出这样的事

故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他想来想去，只怪自己时乖命蹇，祖宗不长眼。

事已至此，也无可奈何，他只好四处给人帮佣、打小工，艰难度日……

天保见周坤对着手中的牛皮包久久凝视，心想：连孝敬祖宗的几个小钱都舍不得，做侄子的还能沾你什么光？何必装穷叫苦，在我面前诉说那么多？他忽然想起，老一辈客家人有个习惯，喜欢把生前积累的财富埋藏在地下，叫“藏窖”，据说，等人死了后，就可在阴间享用这些财富，或许叔叔是想“藏窖”吧。想到这里，天保打断他的话头，不无调侃地说：“你八十几岁的人了，这里山风大，万一受凉生病，可要花很多钱，到时你又要心疼了！我们还是回去吧！”

三

没过几天，就到了中秋节。天保怄了一肚子气，他打定主意，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割肉杀鸡打酒买月饼，只是从自家鱼塘里捕了一条草鱼，外加芋头萝卜，简简单单地过了节。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月光下，吃着客家人最简朴的“花生豆子帮擂茶”。天保满肚子心事，一言不发，周坤却乐呵呵地说：“月是故乡明呐，天保呀，你知道吗？今年的中秋节，可是我几十年来过得最舒心的一天。一家团圆，叔知足了。”“是呀，我也知足！俗话说，命中注定八合米，走遍天下不满升，我天保生来就是这个命！”天保这么一说，周坤默然无语，只是长长叹了口气，欢乐的气氛顿时冷落了许多。

谁料想，第二天一早，周坤突然不见了，天保满村找了个遍，直到日头西斜，也没见个人影。难道，叔父生气走了？糟糕！这事万一传出去，说他为了一点财产，不顾亲情把叔父逼走了，往后还怎么做人？天保顿时慌了手脚，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。正当他惶惶不安时，村主任急急忙忙来告诉他，村委会接到电话，说周坤在县医院，医院已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天保吓得双脚打战，跌跌撞撞地连夜赶到了县医院。

原来，周坤心脏病突发，生命垂危。而守候在周坤病床前的，是一

位精瘦的中年汉子，他一见天保，连忙迎上前来，急切地问道：“你是天保叔？可把你盼来了！”这汉子似乎有些面熟，可天保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，便疑惑地问：“你是……”“啊，我是牛牯岽的村支书，叫吴平。你不认识我？”吴平，不就是吴宗权的孙子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叔叔什么时候同他挂上了钩？天保满腹狐疑，一头雾水。吴平忙把天保拉到一边，讲起了今天上午发生的事……

牛牯岽村委会正在开会，突然来了位风尘仆仆的耄耋老人，说他是绕了一个大圈，特地从县城坐班车到镇里，再步行几十里山路赶来找吴平的。吴平好生奇怪，连忙问他有什么事。只见老人连连作揖：“吴书记，我是台湾回来的周坤，特地来谢罪的！”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吴平连忙把老人按在椅子上，“改朝换代都几十年了，历史上的恩怨，还要延续下去吗？”听说周坤从台湾回来了，牛牯岽村民，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立时蜂拥而至。这其中，有不少人是来看稀奇、凑热闹的，而有些则是气愤难平，只听得人群中响起一阵阵怒喝：“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！”“吴平呀，别忘了你爷爷是怎么死的，可不能轻饶了他！”老人“咚”的一声，跪在地上，老泪纵横：“乡亲们，我……我对不起大家，我赎……赎罪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便颓然倒地。吴平慌了，急忙找担架把老人抬到镇卫生院，然后用救护车送到了县医院。

正叙说间，医生急匆匆走过来，说老人急性心肌梗塞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快动手术，但这有很大风险，而且要花很大一笔钱，得家属拿主意。天保连声说：“医生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就要尽力抢救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哪怕砸锅卖铁，我也要承担。”就在这时，护士传出话来，说病人已是垂危之际，他要见天保和吴平。两人急忙走进病房，周坤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天保呀，别……别花这个冤枉钱了。我八十多岁的人，禾老当割，知……知足了。”“钱财是身外之物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老怎么就看不透呢？”天保急得直跺脚。“叔还有个未了的心愿，死不瞑目呀！”“心愿？还有什么心愿？”周坤示意天保从枕下拿过牛皮包，颤巍巍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拿去看看吧。”天保接过牛皮包，打开一看，只见里头除了三五百元现钞外，只有薄薄的几张纸。天保好生奇怪，取出一看，竟

是一封泪迹斑斑的绝笔信，写信人正是吴宗汉！

原来，就在周坤走后不久，吴宗汉也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来到台湾，退伍后定居在桃园。有一次，他来到台北，听乡友们说起，台北有一家专门卖家乡风味小吃的大排档，于是特地慕名前去品尝。不料想，还未进门，老远就看见周坤在吆喝张罗。顿时，旧仇重燃，于是，他买通了一个“烂仔”，暗中做了手脚，致使顾客吃了周坤店里的“仙人冻”后，又拉又吐。吴宗汉暗自得意。可万万没料到，那个“烂仔”竟是黑社会分子，事成之后，就以此为把柄，无休止地对他进行敲诈。万般无奈，他只好借高利贷来满足对方的勒索，以至债台高筑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从十层楼顶纵身一跳，抛尸街头。跳楼之前，他特地写了一封遗书寄给周坤，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在遗书的结尾，他写道：“见信之日，你我已是阴阳两隔，一了百了。弟今日之下场，完全是咎由自取，老天报应！俗话说，亲不亲，故乡人。兄前程远大，来日方长，但祈能以德报怨，吴、周两家，干戈化玉帛。如有机会返回故里，务请带给吴家后人一句话：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阋墙相斗，自取灭亡……”

读罢遗书，天保感慨唏嘘，周坤泪水滂沱地说：“宗汉兄弟，你本不该走，是我害了你啊！”说着，周坤示意天保从牛皮包夹层里，取出一张银行卡，“这张卡里有八十万元存款，是我全部的积蓄。我漂泊半生，省吃俭用，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要亲眼看见炸毁的大桥重新修建起来，一是对宗汉兄弟有个交代，二来也是向牛牯岽的乡亲赎罪。”听完老人的叙说，吴平已是泪流满面，哽咽着说：“周大爷，您的心意晚辈领了！一切都要朝前看，上辈人的恩怨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县里已在两乡之间协调，村民们也正在筹集资金，建桥的事，很快就会有结果，您老就放心吧。”“好，这就好！”老人又拉住天保的手：“天保，我的好侄子，对不起你了！不是叔有钱不舍得花，做人得讲良心。你……你多原谅……”听着老人弥留之际的一席话，天保仿佛看见老人金子般的一颗心，刹那间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泣不成声：“叔，你别说了，侄儿不孝，是侄儿错怪了你。我懂了，良心比什么都重要！这八十万元，我一定如数交到牛牯岽的村民手中。”天保话音刚落，只见老人面带微笑，头一

歪，溘然而逝！

吴、周两姓的村民们，为周坤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很快，一座雄伟的钢筋混凝土大桥，像一道靓丽的彩虹，飞架在野猪坑和牛牯岽之间的沟壑上。野猪坑里，禾苗青青，牛牯岽上，汽车往来，两村的村民们更是像兄弟一样，你来我往。于是，人们把这座崭新的大桥命名为“连心桥”，并在桥头立了一块硕大的石碑，留作纪念。

来自台北的姑妈

文/何沛忠

王顺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迷迷糊糊地说胡话：“妈妈呀妈妈……你骗我，台湾没有姑妈……你骗我！”一只柔软的手拍拍王顺兴的胸口，轻声地说：“你妈妈没骗你，我就是你姑妈！”

王顺兴个儿长得矮小，活像《水浒》里的武大郎，年纪到了四十七八还是光棍一条。他原是机械厂的勤杂工，最近因企业不景气而下岗。王顺兴无一技之长，凭着他的勤奋，经居委会同意在弄口摆了个面饼摊，自己动手砌个炉灶，上面搁块铁板，将面糊糊摊薄了，再在上面敲个生鸡蛋，放上一根油条，涂上点甜面酱这么一卷——这是城里人喜爱的早点。所以天天早晨买饼人都在他摊前排起长队。

一天早晨，派出所民警陈同志来到他的摊位前，问王顺兴：“你不是说台湾有个姑妈吗？她叫啥名字？”“她叫王兰英，我妈妈生前一直这